

第二十八回 去炎威故裏訪親知 納清原異鄉逢骨肉

且說這月娥與小梅不啻同胞姐妹。自從岑夫人搬來這日就聽得王公對夫人說：“我們東邊房子如今又搬來一個江南秀才來住了，年少多才，又好個品貌，祇有母子二人。說起來倒是個名門舊族，他祖父曾做過九江太守，他父親也是個乙榜。間壁岑義弟兄是他祖父的老管家。如今因避當道饑家搬到這裏來暫住，倒是嚴先生來說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嚴先生肯與他來說，一定是個好秀才。這村裏都是些務農人家，搬個斯文人來住也好。”當時小梅在旁聽說了，因想起：當日父親曾對我說，我姑娘嫁在江南岑家，他公公做過九江太守，卻不知這家姓甚麼？因此就留心打聽。過了一日，聽得王夫人要請新搬來的岑秀才賞荷花，小梅聽得暗喜道：“果然姓岑！卻是姑娘的兒子無疑了，且待他來時看他個怎樣的人物。又想：那嚴先生從不輕與人往來，如今肯與他們相交，必定是個高尚的人了。”

及到請岑公子這日，小梅留心窺看：卻祇有二十以來年紀，豐神俊雅，氣宇不凡，虎步龍行，必然顯達；且見他印堂上黃光紫氣交聚，發跡也就不遠。心頭暗喜，已是念念不忘，因想：必得見了姑娘方好相認，且不可造次說破。又過了一日，聽得王公與夫人商量：“要請岑夫人來坐坐，將來你們母女們也好往來。”小梅聽了正中心懷。不想王夫人道：“這兩日天氣暑熱得緊，等涼快些請罷。”因此將這事暫且放下。

且說岑公子自搬到此間，又僱了一個老媽子做飯，岑忠仍在這邊料理，岑義的女兒端姐又常在這邊陪伴岑夫人習學針黹。岑公子且夕無非吟哦誦讀以消長日，到日落時或在後門外散步柳，或到嚴先生家閑談古今。

一日早晨方盥洗畢，王進士著家人來相請說話，岑公子即便服而往。進得門來，王進士笑迎道：“今日得了一個的信，特與岑兄道喜。那侯巡按已是內轉離任去了，岑兄可放心料理科舉之事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不知老先生此信從何得來？”王進士道：“昨日有友人從南畿到來，是親知灼見的。並說近日海寇汪直、徐海勾連倭奴從江淮、臺寧沿海地方分道入寇，勢甚猖獗。蘇、松、嘉、湖處處戒嚴，詔用監察御史吳宗憲巡撫浙直，又命工部尚書趙文華巡視江淮，各處招募武勇甚緊。”岑公子因說起當日與蔣、劉聚會緣由，他二位武勇絕倫，皆可稱當世英傑，祇可惜蔣公懶於仕進，劉兄丁艱在籍，王進士道：“果是英雄，必不終於埋沒。”談論移時，王進士就留住用過了早飯，因說道：“岑兄可與令堂老夫人先說一聲，改一日賤內要奉請過來看荷花，千萬不要見卻。”

岑公子道：“老母已說過，祇為天氣炎暑，還不曾過來奉拜太太，待少涼些，一定要過來拜見。”說畢就起身告辭回來，即與母親說知，打點上南直銷假。

岑夫人道：“你如今去考，卻在那裏住好？”岑公子道：“母親放心，此番去不是徐老師那邊，便在姑母那裏居住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你可帶兩匹繭綢去送與姑娘，再送徐老師那邊兩匹不過略表表意兒。”當下母子商定，擇於六月二十四日起身。先往辭別了王進士、嚴先生，他兩家俱治酒餞行。王進士又送了四兩程儀，岑公子璧謝不依，祇得領謝了。此時岑忠身體已健，定要跟隨前去。岑夫人道：“也得個老成人同去甚好。”岑忠又吩咐岑義常過這邊來照料。因此主僕二人打點行李，至期拜辭母親，坐船前往。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岑夫人自到此間，頗覺幽閑清靜。這日天氣甚熱，到下午後開出後門來納涼，觀看湖中芰荷。正觀玩間，祇聽那邊王進士家後門開響，裏面先打出一個丫頭來，看見了岑夫人即轉身到門口說了一聲，大約是說間壁岑太太也在這裏乘涼。祇聽得裏邊笑語之聲，卻是王夫人同著兩個女兒出來。這邊岑夫人就迎將過來，卻是初見，不曾認識，因問那丫頭道：“這位可就是王太太麼？”丫頭道：“正是。”王夫人便笑道：“原來岑太太也在這裏乘涼。”彼此萬福了。岑夫人見兩個美貌女子，年紀不相上下，一般打扮，因問王夫人道：“這兩位可就是小姐麼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正是小女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好兩位姑娘。”當下都與岑夫人萬福了。王夫人道：“妾身原要敬請太太到舍下少敘，祇為天氣炎熱，待到秋涼些相請。不想今日倒先得相會，且請到舍下拜茶。”岑夫人也道：“老身到這裏，小兒屢屢在府上叨擾，又承王大人的厚賜，早要過來奉拜太太，也為暑熱，恐驚動不便。今朝卻是幸會！”王夫人定要請岑夫人到家，因道：“小園就在後面，池內蓮花頗盛，請太太到裏邊少坐待茶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又不曾專誠來拜得太太，不好輕自到府叨擾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太太說那裏話？這邊是個湖套內，並無往來之人。今日見過便好時常往來，太太也免得寂寞。”一面就相讓進門。

岑夫人見裏邊又是一帶花牆，側首一重小牆門，進去便是花園，四下樹木垂陰、山石疊翠，有幾處亭樹樓臺。轉過一個山，卻是一座水亭，四周都有一箭寬的地面，從湖中放進來的活水，裏面荷花正盛。亭面前培出一條柳堤，當中一座小小石橋。大家讓岑夫人一同到亭子上來，岑夫人與他母女們重見過了禮，便都倚欄而坐。王夫人即吩咐丫頭取茶。此時小梅注意看岑夫人舉止有大家風範，聽說話帶些山東語音，面貌又與父親相像，知是姑娘無疑，便覺盈盈欲淚，因王夫人在前，一時不便開口動問。祇見王夫人道：“前日聽得家相公說府上的饑家已去，大相公此番鄉試必然高發的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小兒年輕，祇恐才學疏淺，幸得在這裏，正好請王大人朝夕指教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是太太過謙，家相公曾對妾身說，大相公是才貌兼全的，不知曾對了親麼？岑夫人道：“小兒自十六歲進了學就有幾處說親的，都求卜不起。後來為了這個對頭就遠離鄉井，不覺又過了三個年頭，因此還蹉跎不就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太太今年高壽？跟前可有姑娘？”岑夫人道：“老身今年四十六歲，祇有這個小兒。”因問：“王太太貴庚？有幾位相公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妾身今年四十四歲。祇為命薄，有一個小子招不住，到五歲上出花兒沒了，如今跟前祇算有這兩個小女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好兩位姑娘，真似如花似玉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瞞太太，”因指著小梅道：“這個小女是螟蛉的。他原籍山東，祖父做過江西刑廳，父親是個秀才，因父母俱亡，被難到此，家相公就承繼做了女兒。他兩姊妹到情投意合，一步也離不開。”岑夫人聽了此言口裏答應：“這也難得”。心裏卻想起：在蔣家時，曾說我侄女叫做小梅，賣在一個浙江的新進士家，今又說他是山東人，祖父曾做江西刑廳，莫非正是小梅？因急問小梅道：“小姐的本姓姓甚？是山東那一府縣人？”小梅見問，止不住淚如雨落，哽咽答道：“本姓何，是袁州府沂水縣人。”岑夫人驚問：“你家在城在鄉？”小梅道：“在鄉。”岑夫人驚道：“你莫不是北門外尚義村何式玉的女兒小梅麼？”小梅大哭道：“你果然是我的親姑娘了！”說罷，哭拜在地。岑夫人此時也顧不得王夫人，便過來一把拉起，口叫“親兒”，抱頭大哭。

當時王夫人見他姑侄相認，十分驚異，感嘆道：“這真是天假相逢！”又想：幸喜我不曾將他輕待了。因見他姑侄女傷悲不止，上前勸道：“這是太太姑侄相逢一樁天大的喜事，且免傷悲。”岑夫人收淚道：“老身淚出痛腸，多有得罪。”小梅起來，重又拜見姑母。岑夫人對王夫人道：“老身今日不誠，明日還要專誠拜謝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豈敢，明日也要與太太道喜。”前者實是不知，還要太太涵容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太太說那裏話？他若不是在太太這裏承太太的撫養、小姐的見愛，莫說今日不能相見，還不知流落到怎樣處呢！”

這裏兩位夫人說話之間，這些丫頭、僕婦早將此事報知主人。王公聽了道：“有這等巧合之事！”甚是驚嘆不已。因吩咐丫頭請岑太太到內堂相見。丫頭們到花園傳命，岑夫人道：“老身急欲親自拜謝你老爺，祇是今日隨身便服，不敢請見。明日一早再專誠過來拜謝罷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太太不是這等說著作，令侄女與小女自姊妹，妾身本不敢高扳，如今與太太是親家了。今日家相公請見過，以後便好作親戚往來，就不用避嫌了。”一邊說著，就邀岑夫人出了花園。又轉過一個院子，另是一重牆門，進來便是五間大樓房。到正中這間，王夫人遜岑夫人上坐。

少刻，王進士衣冠進來，岑夫人即起身道：“今日愧不專誠，大人休怪。侄女蒙大人恩撫，小兒又屢次叨擾並承厚賜，老身感戴不盡。”說著就拜下去，王公連稱不敢，也跪下回拜。岑夫人四拜起來，道：“侄女若不是在夫人這裏，蒙恩以骨肉相看，如何得有此日？老身與他父親是同胞兄弟，前年到山東避禍，不想他父親已是去世，遭族叔將家產敗落盡，後將他賣身，不想倒是他的造化。不但老身終身感激，就是亡弟九泉之下也當銜感不盡。”王公道：“日前雖與令公郎相聚數次，卻並不曾提起太太家中之事，因此不知。如今令侄女已拜繼與我，明日叫小女也拜繼與太太便成了真親家，卻好作親戚往來。”岑夫人道：“祇恐仰扳不起。”王夫人便道：“以後彼此再莫說客話了。”王公道：“今日天已傍晚，可留住太太不必回去，一來姑侄們正好敘敘話，二來明日就叫女兒拜繼了太太，省得改日又是一番舉動。那邊叫丫頭過去說一聲，不必等候，若是無人，就叫丫頭在那邊陪老媽子過宿，與太太鎖好了上房門就是了。我在外邊去料理明日之事。”又吩咐丫頭、僕婦們收拾酒碟在上房款待。說畢，王公便往外邊去了。岑夫人因對王夫人道：“老身今日且過去料理料理，明日自當一早過來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我曉得媽媽要回去備辦與干女兒的東西可是麼？如今日子正長，何必在此一時。”當下即取了一把大鎖交與一個老管家婆，叫過去與太太鎖好了上房就在那邊陪老媽子過夜，明早回來。那僕婦應著去了。

這裏丫頭們擺上酒碟，王夫人遜岑夫人坐了客位，自己對面，姐妹兩個在上橫頭並排坐了。王夫人親奉了一杯道：“今日草草杯盤，媽媽不要見怪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一來便要叨擾。”當下王夫人母女殷勤相勸，十分親熱。飲酒中間姑侄二人敘起家常，未免悲喜交集。小梅道：“前日聽得姑娘搬到這裏說是江南姓岑，祖公曾做九江太守，侄女就猜是姑娘，祇是不曾見面，不好說得。今日見了姑娘帶些山東語音，又與父親面貌相似，不想果是姑娘！”王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早與我說知？”月娥道：“妹妹到與我說過，祇為總要請媽媽過來賞荷花，待到見面時問了的確再拜認，不想今日無意中先拜認了。”母女四人說說笑笑，直飲到二更時分。酒罷後，夜氣清涼，兩姐妹就請岑夫人在自己房裏安歇，王夫人也一同送到女兒房裏來。又坐了一回，夜已深了，王夫人道了“安置”，自回房安歇。

他姊妹原有兩張床，因讓岑夫人獨自睡了一張床，他兩姐妹卻一床同睡。岑夫人見他兩姐妹十分親熱，心中甚是歡喜。因想起：當日雪姐曾對我說，那劉老封君有言說他的婚姻“不宜預佔，有妨親疏這句話，莫非侄女與兒子也有姻緣之分？想他孤子一身，若得在我身旁做了媳婦，倒省得日後兩處掛念。雪姐日後果是姻緣，他兩個都一般兒溫柔和婉，就在一處，也是過得來的。思前想後了一回，也就睡熟去了。正是：

功名祿籍生前定，婚媾紅絲暗裏牽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人生會合，有關心千里，有對面河山，有一見而生歡喜，有一見而生厭惡者，此無他，總在前世之有緣無緣耳。如岑夫人母子處處遇著好人，必是前生廣種福緣所致，是作者歡世人切勿輕易與人為讎也。寫岑夫人姑侄相逢，鐵石人也當下淚，及至後來敘親拜繼，一片親親至樂，又當破涕為笑。真是要喜便喜煞人，要哭便哭煞人。我不知作者毫端有何妙術，能令人顛倒若此。